

NAMI NO UE NO MAJUTSUSHI
ISHIDA IRA

波のうえの魔術師

青春，在罪与罚的轮替中
耀出黑色的光焰

波上的魔术师

「旦」石田衣良 著 千日 译

青春邪典「池袋西口公园」系列作者
石田衣良热血长篇

金融危机下的市场丛林，人与人相互猎杀；

东京街头的无业少年，摇身变成呼风唤雨的资本巫师；

一旦踏上那片诡秘变幻的波浪，

世间的爱与「罪恶」更卒成一十度虚……



NAMI NO UE NO MAJUTSUSHI
ISHIDA IRA

波のうえの魔術師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波上的魔术师 / (日) 石田衣良著; 千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08-08449-0

I. 波… II. ①石…②千…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9038 号

责任编辑 管鹏鹏
装帧设计 hansey



世纪文景

波上的魔术师

[日] 石田衣良 著
千日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91,000
版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449-0/I.645
定价 22.00 元

目录

第一章 波上的魔术师 1

第二章 阴天的漫步 85

第三章 秋天的买卖 143

第一章

波上的魔术师

波のうえの魔術師

世界也许会在一天之内彻底改变。这就如同那静静流淌的溪水，也许它刚刚越过平缓的山丘，但一旦碰到一个险峰，命运就会从此不同。原本会流向东海的，也许此时的目的地就彻底转向了，只是那样一个小坎，从此就流到另一个不知名的大海里去了。

那些命运之峰，是每一条河流、每一个人都将要遇到的。而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经常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人和事。我曾经听过一首烂歌，意思是在罗曼蒂克的情况下与一个美好的女人邂逅了，我想那肯定是很意思的，但可惜的是，我却从来没有遇见过。比如说现在吧，我不但没有遇到美女，相反，我所碰到的，是个年近 70，令人一看就烦的老男人。

那老头子也不知为什么那么有劲，他连哄带骗，让我这个老实的青年，最后陷入了一片丛林之中。当然，这个丛林并不是那种有着树木的林子，而是一个名叫“市场”的丛林。也许我陷入的时间比一般日本国民早吧，所以我总是看不惯在这个世界里的坑蒙拐骗。而事实上，在这个市场丛林里，目之所及，人们全都扮演着双重角色，他们既是凶恶的野狼，也是待宰的可怜绵羊。

在我认识那上代老男人之前，对于“自负盈亏”与“市场主义”、“避险基金”与“火箭科学家”^①、“信用交易”与“电子货币”之类的词汇一窍不通，即便在报纸电视里见到了，也会把它们当做都市巫婆嘴里念出的神秘咒语。

可是有的人却跟我说，数字是会唱歌的。对于这样的言论，我只能哑

① 金融界的火箭科学家是指高科技金融产品的研发者。

口无言。真是难以想像，一大堆数字歌唱、各式各样的图表跳舞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不过到后来进入市场丛林，我才知道货物几日元的价格变动，会让人的心脏七上八下有如面对性感美女的脱衣舞表演一般刺激。这种心情别人无法体会，就像个准备亲手把头天晚上新做的巧克力送给临座男同学的小女生。越到后来，我越对那整列整列的数字有感觉，我能清楚地感觉到那些数字就像形状不定的波浪一般，随着市场的潮汐忽涨忽落。

这是一个狂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你无论怎么逃，都无法摆脱市场的影子。市场是不会管参加者的性格和命运角色的，不管你是一介平民，还是一个善良的良民；不管你是傻子，还是精明的小贩，你都会成为市场魔棒指挥下的一颗棋子。当然，它也不会对人世间那些纷纭复杂、司空见惯的人生故事产生任何兴趣或同情心的。

所以，请各位静下心来，稍微听我讲几句话吧，这对大家来说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哈哈，是不是跟那些诈骗分子或银行职员的话如出一辙啊？）。就像当初那个老男人对我做的那样，我也想把这个名叫“市场”的水晶球交给各位。至于各位会如敬神明一般高高举起它，还是把它跟垃圾袋一样伸腿踢飞，这就是各位的自由了，我是不会管的。

当然，我也会照顾诸位的感受，我绝对不会与那帮学者们一样，捡一大堆官方统计数字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经济分析，然后装作很懂行似的讲得头头是道，而事实上却完全是一些事后诸葛亮式的吹嘘。我讲的内容，是那种一刀切下去，血与脓就会从伤口喷涌而出的事实——活生生、血淋淋的经济。

那么，让我们开始交易吧，哦，错了，是开始讲述吧。要讲我的故

事，那就得回到日本经济最糟糕的1998年，那是个灰暗中有些温暖色彩的春天。

“各位各位，大家都是尾竹桥通商店街的良民，请大家配合一下，把自己的自行车停到专用停车场去，不要放在这里妨碍路人。”

老远的地方，一个破旧的扩音器里传出这种低浊的声响，这时正好是阴天，天上的阴云就如压着头顶一般令人压抑，再加上这种乱七八糟的声音，更是让人受不了。真想不到这是一个临近春天的日子。我忍受着扩音器里这种右翼分子精神病一般的叫嚣，静静地背对着街道，脸正对着柏青哥店紧闭的铁卷门。

“‘科斯莫斯’柏青哥店自己没有足够的自行车停车场，却去贿赂官员，无视本地居民的反对，改装旧店，强行开张。我们是绝对不会屈服于腐败权力的！”

扩音器大声地喊完一遍口号后，孩童们就开始用一种笨笨的声音，不停地跟着齐声喊道：

“我们是绝对不会屈服于腐败权力的！”

我虽然眼睛紧盯着那扇紧闭的铁卷门，但还是忍不住偷偷瞄了一眼路上的灰色小巴士。此时那辆小巴士正在那条两侧都只有单行道、窄得几乎通不过的尾竹桥通上缓慢行驶，车顶四个角落都挂着扩音器，车窗外夸张地装了铁丝网，车身上认真地喷着“大日本立志青年会”的黑色字样。我本来就很无聊，所以就扭过头去看了一下那辆车的车牌号码，可没想到的是，这辆车居然不是足立的车牌，而是横滨的。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许政治就是这样的吧。

而对于那些在人行道上走着的人来说，不管是忙碌的上班族，还是悠哉游哉的老太太，都对扩音器的噪音轰炸视而不见，那样子就跟穿过一个菜市场对市场里的叫卖声司空见惯一般。不过说的也是，这样的情景已经持续两个星期了。对于一辆一天往返尾竹桥两端几十趟的宣传车来说，想要对它感兴趣都难。

右翼分子之所以这么卖力地在这里穷嚷嚷，是因为他们反对在尾竹桥通前端准备重新开业的“科斯莫斯”柏青哥店。我原来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最近才从我那几个老打柏青哥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传闻，说这家柏青哥店之所以惹上这么多麻烦，完全是因为它遵循警方的指示，中止了与黑道集团有关的赠品供应商关系。

我看有的朋友好像对我说的这些还不太清楚，好吧，我就把事情原委跟大家提一下。我之所以面对着柏青哥店的铁卷门，是因为我正在排队呢，而我排队想进入的，是位于“科斯莫斯”前方另一家叫“新巴黎”的柏青哥店。说老实话，在尾竹桥通这一带，除了那几家生意还可以的便利商店，充满活力的恐怕也只有柏青哥店了。这是一个属于寂寞旧市区的商店街，我想在东京都荒川区町屋这里，应该找不到住在高档小区里的那种东京小王子吧。

我所居住的单房公寓条件挺差的，而且刚好面对着街道。每到周末晚上，经常会被那些喝醉酒的酒鬼吵醒，他们大声喧哗、唱歌的声音实在是让人难以入睡。有一次，我在半睡半醒中又被一阵吵闹声弄醒，开始的时候隐约觉得那声音很像是女孩子的口吻，可是越听越不像，那低沉浑浊的粗犷声音，简直要把我家那本就质量不够好的窗户玻璃都震动了。睡不着的我便睁着眼睛听了半天，最后才明白原来是一对男同性恋者在吵架，那

个“女朋友”在这半夜两点钟，一边哭泣一边和他“男朋友”吵架，一吵就吵了45分钟，连警车来了都停不住，还在吵。我说了这些，你们该知道我住的地方有多糟糕了吧。

我站在柏青哥店门前等了很长时间，看了一阵那辆瞎嚷嚷的宣传车之后，就百无聊赖地抬手看了看手表，时间已经是早上9点了。此时挂在商店街圆弧状屋顶的扩音器正播放着《蓝色多瑙河》。宣传车现在不再巡游了，现在它专注地停在正忙于装修的“科斯莫斯”柏青哥店前，继续用超强的噪音骚扰着我们，那声音大到连早晨的空气都要为之扭曲了。

右翼分子宣传车的吼叫示威声只要一停，商店街屋顶的波尔·玛丽亚大乐团（Paul Mauriat Orchestra）的美好弦乐演奏就会立即补上。在这条街上，是绝对不会让你的耳朵清静一小会儿的。

没办法，这条街的早晨好像永远都是这么糟。

我是一个爱玩的青年，几乎每天都会到柏青哥店的铁卷门前报到。而且我们还形成了一个小团队，一般在柏青哥店开张之前的1小时，我们这个小团队十几号人就开始一个挨着一个排起队来。大家的制服都是袖口磨破的工作服（不是衬衫）、连穿两星期不脱的毛衣，以及磨破的便宜凉鞋。在这种环境之下，大家都不需要什么时尚杂志，也不需要什么名牌标志，因为这帮排队的群众虽然不发表什么言论，但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能找到“人生过得好累”或“丧家之犬”之类的共同特征。我们静静地排着队，但相互之间绝不目光交接，因为目光一交接，就会从对方眼里看到映照出来的自己，那很讨厌。

那一年的春天，我好不容易从京都一所私立大学的文学系毕业了。这是一所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中不溜学校，学生待在这里的偏差值大约

55.我大学就不是顺利毕业的，为了拿到那个毕业证，我足足被延长了一年时间，所以我的大学一共念了5年。5年之后，我终于拿了两个“优”，从校长手里捧过那个得来不易的毕业证。

不过可惜的是，虽然我有了毕业证，但并不表示我就有了铁饭碗。而且作为一所中不溜的学校，基本上有三成男生、五成多的女生最后是找不到工作的，这些没找到工作的人就会变成没有固定职业的“就职浪人”（不过仔细说起来，从我开始懂事以来的10年间，我们这一代人似乎还真没碰到过什么景气的时候）。

我也很不幸落入了“就职浪人”的行列，出去应聘若干次，也没有找到一个肯给没工作经验的毕业生机会的企业。而且在应聘的时候，我还见识了难以胜数的坏脸色。事实上，我对混入某家公司去当个没有棱角的“小媳妇”，也确实没有作好准备。

所以呢，我只好隔几天就向在新泻当公务员的老爸要一次生活费。要钱的时候，我总是跟自己说，不要着急，再有一年就好了，而事实上，这个“就好”的时间看起来却漫无终点。

老爸给的钱总是不够花，而那不够的部分，我就用大学生活中惟一学会的技能——柏青哥去赚。于是我每周就跟上班一样，准点来到柏青哥店门口候着，好去里面恶赌一天。周一到周五，我总是第一个进店，最后一个离开。只要中了奖，我就猛吃一顿，赚不到只好就饿着肚子喽。

一般来说，要想从柏青哥上赚钱，那就要勤打多练，次数愈多愈有利，所以说这种数字柏青哥并没有太多的技巧，关键要看你对它够不够执着。如果一直打下去，总是能练出相当的水平来的。而高水平就意味着高回报。就拿我来说吧，自从我打习惯后，就常常能赢一些钱了。而到大学

“五年级”的时候，每天基本都可以赚到6000多日元了。而要想赢这6000多日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得从早上10点打到晚上9点，这样算下来基本上时薪就是600日元。至于这样的报酬到底合不合算，我也说不清楚，但至少，比没钱花强吧。

我就用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混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这么活着。没有理想，也看不到希望。兜里既没有钱也没有工资卡，有的只是少得可怜的几张毛票。对于这个社会来说，我不觉得欠谁什么，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谁对我好，哪怕是父亲给我寄一点钱，那也是成天给我脸色看。我觉得自己不过是脱离群体、独来独往的一匹瘦狼，但事到如今，我想不承认都已经不行了，我只是一个抓着自己的自尊不放，在漫无边际的半空中晃荡的可怜虫而已。

看着跟我同年的伙伴和同学都已经找到了好工作，我心里就是一阵莫名的烦躁，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内心的疼痛，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正在一条愈来愈不是滋味的下坡路上走着。但即便这样，我还是硬挺着眼自己说，不是我不行，而是因为我很特别。

或许我根本就不是一匹特别的狼，而是一只圆滚滚、胖乎乎的笨野鸭罢了。但在那个时候，我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就这样，在这个我进入社会的第一个春天里，我依然坚守在柏青哥店的门口，寻思着用我那半吊子的柏青哥高手身份去赚下一个6000日元。

“哎呀，有人吵起来了！”

杂乱的叫声从我排着的队伍后面传来。很快，“啪哒啪哒”的脚步声就在我身边响了起来，他们都兴奋地朝着路头的“科斯莫斯”柏青哥店跑

去。有时候我真是奇怪，人们为什么对别人吵架闹事那么感兴趣呢？原本沉闷的空气转眼间就流动起来，香烟尼古丁与咸咸的体臭味全都扑鼻而来。我站在原地看了看四周，立即就发现跟我一样排着队的人原本那像死鱼一般浑浊的眼珠，因为有这样一个新鲜事发生而闪闪发亮起来。这里果然是下町，这种武打戏从来都是很受欢迎的。

我也是闲得发慌，所以就跟着他们，凑上前去看看热闹。

一走到“科斯莫斯”柏青哥店门口，我们就见到在宽约2米的人行道上，一字排开五六个从那辆吵吵嚷嚷的宣传车上走下来的年轻人，他们都穿着特攻队服装，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他们下车之后，就直接朝“科斯莫斯”柏青哥店的装修现场扑去，其中一个把头剃得光溜溜的家伙大声怒呵道：

“喂，你们影响市政交通了！”

他一边叫嚷，一边猛地踢飞了装修工人放在地上的工具箱。一时之间，螺丝起子和扳手就如乱草堆一般散落在人行道上，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有些银色的工具闪烁着灰暗的光芒。那些前来为柏青哥店安装机器的制造商员工一时不知所措，只好傻愣愣地呆在那里。而“科斯莫斯”柏青哥店的保安虽然身上披着警察制服，但对于这群身穿特攻队服装的小伙子，似乎也是无能为力。不过这也难怪，现场的保安只有3个人，其中一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学生，另两个则是一脸晦气，似乎是刚从其他单位下岗的肥胖中年男子。别说现在他们的力量与宣传车悬殊很多，就是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挺身而出的，毕竟他们领的薪水，还远没有高到可以让他们以身相搏的地步。

不过可惜的是，现场并没有跟围观的人想像的那样爆发战争，对立双

方除了相互瞪视外，谁也没有出手打闹，即使那些占绝对优势的特攻服小子，也没有直接对店方的人动手。

也许这些右翼分子也明白，如果诉诸暴力的话，他们就会被警察逮走。所以他们除了用这种气势压倒对方外，只是一个劲地借用街头宣传车的扩音器，这就是现在的格局。我们对于这种没气氛的对攻是没什么兴趣的。

不过对立双方虽然没有打起来，但特攻服右翼分子到底还是照顾了围观者的感受，他们瞪了对方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振臂一呼：

“我们坚决反对‘科斯莫斯’，反对‘科斯莫斯’整修后重新开店！”

见对方在气势上被自己压倒，特攻服小子们格外来劲，他们整齐地站在那儿，齐声喊道：

“反对重新开店！”

这一帮子人握着拳头往空中大力挥舞，那动作实在是很僵硬。不过，对于这种连吵架都算不上的民主示威抗议，我是不会有太大兴趣的。

觉得没意思的我离开围成一圈的人们，舒服地把腰靠在路边的栏杆上，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专门记录柏青哥“战绩”的记事本。那几天我的运气实在不佳，柏青哥打得实在是有些糟糕，如果再无转机的话，恐怕月底就交不起房租了。

我把记事本翻到昨天那一页，记录显示我昨天的支出是2.8万日元，获得4960个钢珠，赢回来1.2万日元，统共一算，那可是亏损1.6万日元。想到这我就一肚子气，要知道，昨晚我可是一直撑到晚上11点的呢，可是结果还是输，想到快要关店居然还输掉1.6万元钞票，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我一边看着“账本”，一边在心里暗暗决定：今天一定要重振

雄风。

就在我心里悲愤交集的时候，仿佛童话书里的魔法一样，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老人。闷头看记事本的我感觉到了他的视线，于是抬头看向他。他的个子比较矮小，所以他的眼睛视线跟倚靠在栏杆上的我差不多高。我定睛一看，莫名地竟觉得他有些奇异，他那双眼睛明明锐利澄澈，然而表面却覆盖着一层光，似乎是不想让人看到里面似的。说老实话，我在这种游戏场所玩了若干年，阅人可谓无数，然而这老头子这样的眼神却是头一次看到。不知为何，我的心里竟觉得有点可怕。

那老人也不知道吃错了哪门子药，竟围着我打量了起来，那样子就跟我是一件货物，而他这个顾客要找到放在我身上的价签似的。趁着他看我的空当，我终于把他给看了个清楚。

老人年约70，个子确实不太高，头发梳得光滑齐溜，发线略为后退，额头很宽。也许是年纪大了，所以他的头不大，不过好在鼻子、嘴巴、耳朵的形状不错，他的脸就像庭院里的盆景一样，既整齐又好看。虽然我对他第一印象是有点害怕，但客观来说，他看上去可不那么魁伟，甚至可以说是小小的。

老人身上穿着和我老爸一样款式的衣服，也是那种20年前定做的服装：上衣、长裤、背心，三件一组，严丝合缝，服装颜色是那种间杂着较深茶色直条纹与明亮灰色直条纹的混合搭配。他的这身法兰绒厚西装，虽然跟老爸的衣服一样陈旧古板，但不论从裁工来讲，还是从布料来讲，都比我老爸那些便宜货强上百倍。他的西装口袋里还放着怀表，金链子垂露在外，在阳光的照射下晃出一道和缓的圆弧。

老人看我的眼中，有一丝光芒缓缓闪了闪，那样子似乎想开口说些什

么，但最后还是没说，而是断然转过身子，拄着一根把手处刻有银色浮雕的T型手杖，缓缓走了开去。老人的背挺得笔直，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朝马路走去，而是径直进入“科斯莫斯”前面聚集的人群中，这老头个子虽小，却很有些力量，他用手杖分开人墙，很快就走到了最前面。

虽然我对人圈里发生的那些事情不感兴趣，但出于对这老人的好奇，还是从栏杆上立起身来，用视线追随起那个老人。

我个头相对还是可以的，所以能越过一大堆人头的缝隙看见现场。只见那老人如入无人之境般径自走到那群特攻服小子和店家保安中间。这老家伙，难道想充当威风凛凛的县官吗？真是的，这样瞎闯瞎走，难道就不怕性命不保吗？果然，那群特攻服小子中带头的光头小子走到老人面前，傲慢地粗声叫道：

“老家伙，你想干吗啊？难道不知道现在这里正忙着吗？”

而其他的特攻服小子也围了上来，他们一边一个劲地嚷嚷，一边威胁着老人：

“你是不想长命百岁了，啊，你再这样，你的小孙子可得痛哭了呢！”

老人显然没想到眼前这帮年轻人居然这么嘴上不留德，他的嘴变得垮下来，轻轻地摇了摇头。看到老人这般从容，在场的特攻服小子显然感觉相当不爽。很快，三件式西装就被特攻服的绿色盖住了。情况看来不妙，围在四周的那一圈人，似乎也被现场的异变弄得有些不知所措，现在又见老人被围，彼此眼神中都有些不安。正当围着老人的特攻服小子准备采取行动时，街头宣传车的扩音器突然响了起来：

“住手！你们几个！”

那突如其来的声音很大，大到就跟直接拿着前端圆圆的铁锤敲击耳膜